□《羅密歐與朱麗葉》綵排照。 攝影：柴美林

中國著名劇場導演田沁鑫，要為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獻上一塊「中國蛋糕」。她選中莎翁經典之作《羅密歐與朱麗葉》，試圖「用中國話講述中國年輕人自己的愛情故事」。這部由香港藝術節委約、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冠名贊助，由中國國家話劇院與韓國國立劇院台前幕後強大陣容合力打造的話劇，即將於3月1日在香港首演。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中國版《羅密歐與朱麗葉》讓莎翁愛情接上地氣

2014年，是莎士比亞誕辰450年。

二十年前，田沁鑫就去過莎翁的故鄉——英國的斯特拉特福鎮，看到莎翁雕像時她吃了一驚。「他竟然是個挺胖的人，和我們現在在各種畫像上看到的他都頗為不同。」當時人民幣對英鎊匯率很高，在那個買包薯條都讓大家心疼的地方，她竟花了7英鎊買了一尊莎翁的小塑像。二十年來，這尊小像一直靜靜擺放在田沁鑫家中。而這二十年，儘管她多次前往英國，卻一直沒有機會和斯特拉特福鎮再續前緣，直到不久前，她去英國參加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排演中國《趙氏孤兒》的研討會，才終於得返莎翁的故鄉。

「這一次，我又去買紀念品，但當年我買的那個塑像卻再也找不到了。結果，我發現莎翁紀念碑上的塑像和原來買回的塑像是一模一樣，這個發現讓我心潮澎湃。我很鄭重地給紀念碑上的塑像鞠了三個躬。我在心中對莎翁說，非常感謝您給我們留下了這麼豐富的劇本寶庫。在我沒有搞戲劇的時候，我曾請了您的一尊塑像。今年是您誕辰450周年，我要排一部中國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作為獻給莎翁的一份奇特的中國蛋糕，給您慶祝一下生日吧。」

於是在中國國家話劇院的排練場中，響起了何勇的《鐘鼓樓》，青春四射的年輕人們說着現代感十足的台詞——用田沁鑫的話說，這是「中國環境，莎翁愛情」。

無正解的愛情方程式

《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最吸引人的自然是「愛情」，兩個年輕人殉情而去，愛情卻永生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真正的魅力，一定不是悲劇，不是遺憾，而是愛情的宣言和精神。」田沁鑫說，「我本人不太相信愛情，在寫劇本包括排戲的過程中，我看到了莎士比亞時代最難能寶貴的純粹，愛情的純粹，這份純粹時刻震盪着我，感動着我。」通過這個戲，她希望觀眾看到一個對於愛情與生命的重新的、原始的、純粹的排序，「就當它是一道沒有正確答案，卻有着每個人最合適坐標的數學題，如果這個排序正確了，你的愛情，你的人生就不會出現如今的這些混亂，也沒準，很多的都市愛情疾病，因為這個排序的改變而集體治癒了。」

劇中的語言與元素都十分中國化，但田沁鑫並未為演出設定具體的時代與背景。「它的環境是發展中中國的事兒，但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不限，也可以說是過去式，也可以說是現在時，也可以說是未來發生時，是在中國式的抽象的環境裡面產生的這一場愛情。」

要讓羅密歐與朱麗葉「長」在中國，台詞怎麼處理是一大問題。莎翁的原劇本台詞量驚人，足本演出可以演上五小時，田沁鑫在改編時，一方面要痛下狠心，「捨得刪詞兒」；另一方面則要考慮如何讓台詞更「接地氣」。

這次的改編，是以朱生豪的譯本為基礎，「他是學中文出身，他翻譯於1943年的這部愛情經典，文辭華麗，極富中文語感，而我的翻譯是讓這些經典的愛情語言更貼近中國現代的年輕人，用更生活化的口氣來講這個莎翁經典。讓現代的年輕人能夠聽懂，並且感同身受，其實這並不矛盾，因為本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就不是束之高閣遠離普通民眾的，他的戲就是寫給老百姓看的，那中國話的翻譯就一定要接地氣，用中國話講述中國年輕人自己的愛情故事。」

在田沁鑫之前的作品如《紅玫瑰與白玫瑰》，或是去年在香港藝術節上演的《青蛇》中，我們都能看到她如何將十分文學性的文本改編得生動幽默又富有現代氣息，這次中國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演員要如何喊出「羅密歐啊羅密歐，你為甚麼是羅密歐」？我們拭目以待。

■《羅密歐與朱麗葉》綵排照。 攝影：王雨晨

■《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兩位主演殷桃（右）和李光潔 照片版權：art direction image 陳輝雄，攝影：陳旭人(北京)

殷桃×李光潔
「小蘿莉」朱麗葉遇上頹廢帥哥羅密歐

本劇由內地當紅演員殷桃及李光潔主演，說到這兩個魅力四射的年輕演員，田沁鑫一點不吝嗇讚美之辭。「殷桃恍若小蘿莉，又萌又乖又伶俐，超級不常規，非人間顏色，絕對『愛情天使』！朱麗葉『蹦跳』在中國孩子的頭上，絕對不落俗套！她單純、仗義、有趣、長得好看，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極具爆發力，比較像朱麗葉；而羅密歐不是一個清麗型的男子，有點man，有點頹廢卻很單純，李光潔很符合。」

曾在《幸福像花兒一樣》、《楊貴妃秘史》與《蒼穹之昴》等電視劇中有亮眼表現的殷桃，多年後再踏台板，難掩興奮之情。她形容自己心目中的羅密歐「必須帥」，「羅密歐和朱麗葉是一見鍾情，那一秒鐘人是不理智的，沒辦法分析其他東西。還有羅密歐一定是個霸氣的男孩兒，孩子頭兒，就像我們小時候都喜歡的那種男生，調皮，但在女孩面前很笨。」至於朱麗葉，則是單純又勇敢的女孩，「這個純跟平時理解的純非常不一樣，它是特別生命本能的，身體感受到甚麼，眼睛看到甚麼就直接表現出來了，她貌似生在很好的家庭，但個性是被壓制的，所以一旦有人點燃她，她就會爆發，會很勇敢，她根本沒有怕的概念。」

田沁鑫口中同時具備頹廢與單純特質的帥哥李光潔曾在電視劇版《杜拉拉升職記》中成功塑造辦公室的白馬王子形象，和莎士比亞同一天生日的他這次要挑戰「經典情人」羅密歐。「羅密歐，在沒有遇到愛情的時候，是個特別熱血的人，帶着一群兄弟，幹他所謂的大事兒。可遇到愛情了，他突然有點不知所措，美好和罪惡同時降臨，他糾結，又特別的勇敢。這個角色我不想說我要演得不一樣，因為想演一樣了都挺難的，所以注定是不一樣的，表演藝術它不是道數學題，有對有錯。至於將來大家能不能喜歡是見仁見智的事兒。朱麗葉則是一個勇敢的、直接的、熱情似火的、單純的射手座。」

■文：尉瑋

■《羅密歐與朱麗葉》綵排照。 攝影：王雨晨

Info

《羅密歐與朱麗葉》由香港藝術節委約、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冠名贊助。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宋林表示：「華潤集團非常高興成為本屆香港藝術節重量級新作《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冠名贊助機構。創新是藝術的靈魂，亦是華潤的企業精神。作為植根香港，並同時面向國際及大中華的企業集團，華潤一直以『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服務香港，貢獻國家。未來，華潤仍將為促進香港的繁榮克盡己任，並透過支持優質的藝術項目，協助豐富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

時間：3月1日、2日 晚上8時
3月1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就是要聽曹秀美

香港管弦樂團這場音樂會索性以「曹秀美」之名來命名，見出這位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走上國際樂壇的韓國女高音，至今的名聲和號召力仍十足。事實上，她的歌聲確實讓觀眾在春節氣氛仍在的2月7日，度過一個愉快的晚上。當晚列於節目表中，曹秀美選唱的四組八首歌曲，包括英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的歌曲，幾乎全是較為冷僻的作品，由此，更凸顯出吸引觀眾的主要仍在於她的歌聲而非歌曲，觀眾要聽的就只是曹秀美。

■曹秀美唱完《光明的天使》後與為她伴奏的小號手一齊謝幕。 周凡夫提供

但當晚音樂會的開始，在曹秀美的同胞朴正鎬指揮下，樂團奏出羅西尼《布魯基諾先生》序曲，和接着曹秀美加上小號助奏唱出韓德爾《參遜》中的《光明天使》，兩者顯然都不在狀態，仍在熱身；前者整齊度都有問題，後者曹秀美的聲音聽來仍「未開聲」，幸好助奏的小號（場刊中並無註出助奏者名字，推斷應是樂團小號首席麥浩威—Joshua MacCluer），為歌曲增添了色彩。而且接着演唱韋華第《被藐視的新娘》，曹秀美已經完全掌控着她的聲音。其後更是一首較一首得心應手（口），揮灑自如，將她這麼多年來修練得出神入化的技巧，特別是弱音漸強再漸弱，甚而最後閉口假聲般將聲音投射出來，讓即使是在後排的觀眾，亦能感受得到她歌聲中那股穿牆入心的能量，最是讓人喝彩！

儘管她這種「絕活」幾乎每一首歌曲都用上，多少有點過濫感覺，但美好的感覺總不會嫌多。不過，更重要的是，這種「絕活」以外，曹秀美的表情和身體語言，卻能夠視不同歌曲的內容作出很自然而毫不做作的配合，為她的歌曲增添了各種不同的色彩。

當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歌聲抒情圓潤，既有抒情女高音的柔美圓潤，又有花腔女高音晶瑩明亮的光彩，確是能呈現出少見的「美聲」效果。不過，為此也就犧牲了發聲要求的「字正腔圓」和歌曲的獨特風格了。最明顯的是只有聲沒有字的《練聲曲》，唱來便雕琢得很精美，那便欠缺了拉赫曼尼諾夫俄國歌曲的粗獷韻味。同樣地，音樂會壓軸奧芬巴赫《荷夫曼的故事》中奧林匹克的詠嘆調，模仿機械娃娃的台風十足戲劇性外，花腔式的聲音效果處理更多的是傾向抒情性。

樂隊除了開場的序曲不在狀態外，歌劇《阿依達》凱旋進行曲的演奏，即使是加上觀眾席的銅管手作出呼應效果，仍欠缺應有的氣勢。下半場開場伯恩斯坦的《憨第德》序曲，奏來則流於輕浮，直到聖桑的《參遜與大利拉》中的《醉狂之舞》，樂隊才真正發揮精準和豐富的色彩變化，將異國情調的狂熱感染完全發揮。為此，如果說前面樂隊所奏三首樂曲不在狀態是因為朴正鎬的指揮不用指揮棒之過，那卻又非必然之事。但無論如何，他的指揮動作和身體語言，變化頗為豐富，有一定的可觀性，並不單調。

但勿論樂團和指揮的表現，觀眾就是要聽曹秀美。為此，最後在Encore時段曹秀美加唱了五首歌曲，其中第四首更是座中幾位韓國女士即場「點唱」，她坐到樂隊最左邊的大鋼琴前，自彈自唱了一首韓國歌曲，座中不少韓國同胞就更是「樂死」了！ ■文：周凡夫

精彩放送

■梅爾劇團《亂世浮雲》（伊朗篇） 攝影：Abas Kosar

這個周末，小編向讀者們推薦兩個劇場演出。

歐洲迅速冒起的伊朗年輕編劇、導演庫埃斯塔，受香港藝術節之邀，帶來 **梅爾劇團《亂世浮雲》(伊朗篇)**。描述兩個伊朗逃亡者的尋夢之旅。這兩個對生命倍感無奈的靈魂，男的在途中遇到船隻傾覆，家人盡失；女的相信自己懷着聖靈感孕的孩子，要為下一代尋找美好家園。二人分別向着理想的國度出發，卻在法國一個難民營相遇，同是天涯淪落人，訴說着生命中的驚恐、無助、沒愛、被隔離、被壓迫、被蔑視的痛苦，互傾真心至誠的支持。庫埃斯塔把殘酷的現實放在一個別出心裁的舞台設計上，劇本簡潔、純真、直接，將伊朗人離鄉別井的悲情娓娓道來，感人至深。演出將於3月1日至2日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上演。

另一個，是不加鎖舞踊館充滿驚喜與創意的作品**《莫大毛》**。許冠傑唱：「從前有個人叫莫大毛，日日攤響屋企等米路，神神化化作風虛無，又唔願剃鬚……」莫大毛活躍於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有過百萬人聽說過他。他是龍的傳人、香港市民、李小龍和許冠傑的忠實fans。這位華裔炎黃子孫為生計用盡法寶，扭盡六壬得以在界限街以南一帶佔一席之地。最後在當地時間2012年7月1日中午，於瑞士洛桑家中去世，享年99歲。不加鎖舞踊館將工廈的排練室轉化成不同城市角落的縮影，借着這個市井小人物聚焦香港人的現實寫照，讓觀眾不斷轉換視角，投入到莫大毛的世界中。演出由即日起至3月9日在不加鎖舞踴館U-Studio（九龍新蒲崗五芳街5-7號華懋工業大廈7樓D室）免費上演。